

因为有了你！

魔界一女

魔女

金容 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驚 悚



金容著

古吳軒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宙/金容著.—苏州:古吴轩出版社,2004.6

ISBN 7-80574-843-8

I. 魔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7048 号

责任编辑:朱洪海 美 美

装帧设计:藏 蕤

封面绘图:诛 砂

插图绘制:诛 砂 星海琦 Ayu

书 名:魔 宙

著 者:金 容

出版发行: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:215006

E-mail:gwxzbs@126.com

电话:0512-65232286 传真:0512-65220750

印 刷: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7.25 插 页:20

印 数:00001~50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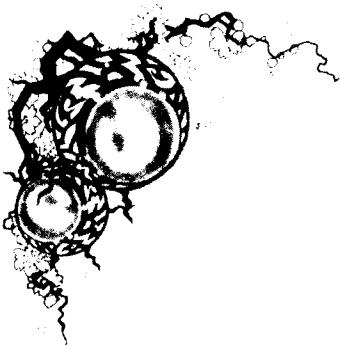
字 数:107 千字

版 次:2004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574-843-8/I·007

定 价: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

诸幻之境

——为金容《魔宙》序

江南

欣然地看见古吴轩出版社即将推出的魔幻小说《魔宙》书稿时，魔幻小说这个词，对于中国的年轻作者已经不再陌生。

放开这些书页的时候，总令人微微地震颤和惊讶，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放出了不知名的、神主所收藏的宿命，又仿佛是放出了浩大的、幻想的潮水，令我如陷汪洋。现实主义的文学不再是惟一的堡垒，新的思潮如洪水般正在冲刷它的领地，我曾经而且一直热烈地盼望新的堡垒在心的土地上拔地而起。

翻开《魔宙》，我想我们距离新的城堡已经不再遥远。

人类在大地上站立了太久的时间，我们渴求一种力量能使得我们翱翔天空。

第德勒斯父子用蜡粘合了羽毛，在初日降临的时候从克里特岛上起飞。

嫦娥吞下了原本属于自己和后裔两人的不死药，于是再也不受大地的束缚而升入了天空。

巨大的鲲披着浩荡的水沫冲出海面，而后它化为巨大的鹏鸟展翅九万里。

而对于卡夫卡，翱翔天空很简单，只要你像《骑桶人》的主

人公那样跨上一只中空的木桶。

但是我说要超脱这个大地其实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当你可以用幻想为自己裁制一双羽翼的时候。这种幻想甚至造就了飞行器，莱特兄弟说：“我们羡慕飞鸟。”

精神是一个世界，也是一个牢笼，没有人在其外救援我们。我们注定需要一种内发的力量去击碎那牢笼，此时我们就会发现背上赫然生出了羽翼，我们不再限制于物理规则，我们背后生出了羽翼。这种力量，就是幻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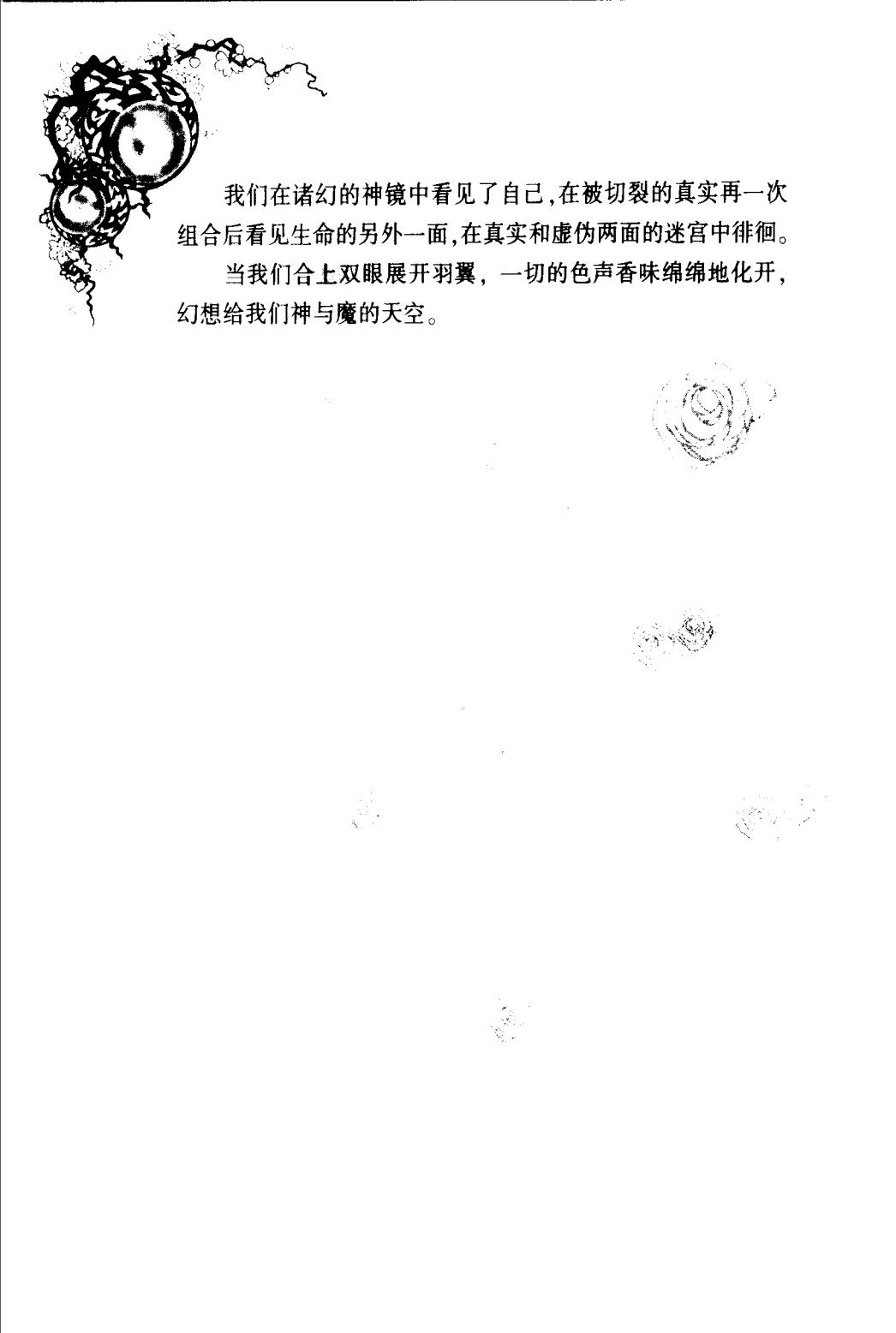
金容以他浩瀚的想像力，在神异世界的地球上起飞。生命只有短短十二天的“主”们，骑乘着召唤来的神兽，奔驰在茫茫苍苍的大地上，为了证明自己短短生命的意义。生命短暂的人们在爱恨和血泪中高举着武器进发，无论下一步迎接他们的是死亡或者永生。

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什么样的世界？我想起太古玄黄天地洪荒的时代，蚩尤和黄帝们高举着擎天的幡高踞在被烈日灼烧龟裂的石峰上。想起众神的王奥汀在黄昏之劫到来的时候看向宿命的井里，看到命运三女神的纺车已经满是蛛网和尘埃。想起佛说一劫之末浩荡的风灾一直吹上初禅天，将欲界的一切化作灰烬……

然后我什么也不再想起，我已经借用金容的一片羽翼同样飞起在云天中，茫茫六合邀羽无极。

“如果我的生命只有十二日，我将如何？”合上书页的时候，我问自己。

《魔宙》赋予读者的并非仅仅是想像和夸张，年轻的人们在思考，十二日不正是一个符号么？六十年的生命何尝不是一样的短暂，那么，我们将如何证明自己？



我们在诸幻的神镜中看见了自己，在被切裂的真实再一次组合后看见生命的另外一面，在真实和虚伪两面的迷宫中徘徊。
当我们合上双眼展开羽翼，一切的色声香味绵绵地化开，
幻想给我们神与魔的天空。

目 录

序 诸幻之境 江南



上部·彼界

- 第一章 彼界的少年 / 1
- 第二章 魔生林 / 23
- 第三章 第六日 / 39
- 第四章 善邪双祭 / 69
- 第五章 寂灭海 / 89
- 第六章 生命是轻叹 / 12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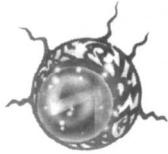
下部·心魔

- 第一章 幻梦永生 / 153
- 第二章 淬殇泪 / 177
- 第三章 混沌之光 / 197
- 第四章 神从此苍老 / 207

神话后的一些鬼话 金容 / 219

认识彼界 / 222

走进《魔宙》世界 / 226



第一章 彼界的少年

他们就是这彼界的主。

这彼界的一切，

均臣服于他们，

供他们驱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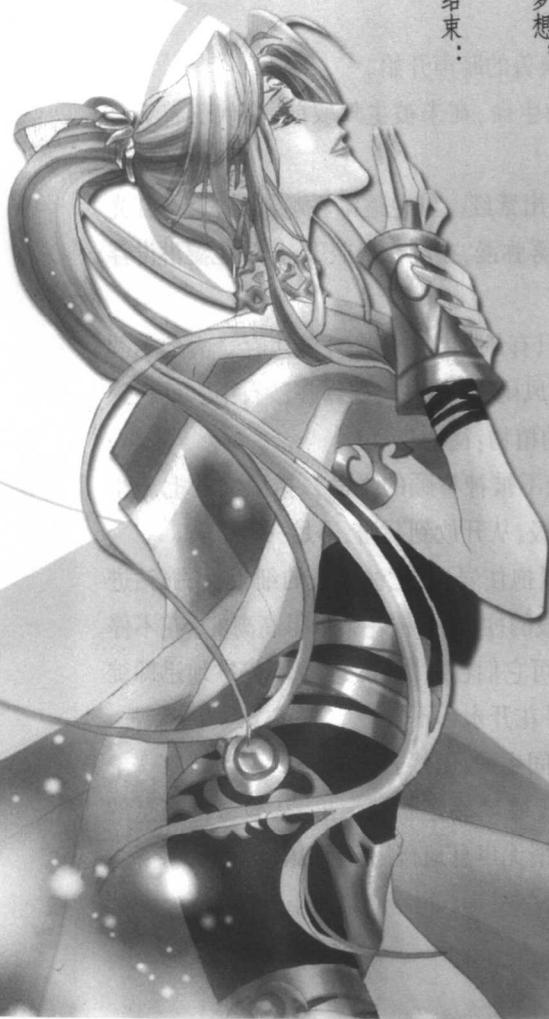
但这被尊为彼界之主的生命，

渴望白发苍苍却成了梦想，

生命的盛宴，

会在最丰美的青春中结束：

他们只能活 10 天。



彼界的一天，从召唤兽的蹄声开始。

这些与神最接近的生命，在未被主驾驭前，隐伏于善无峰中，每天仅在凌晨出现。

浓黑的天幕渐渐透出紫红。红色逐渐吞噬黑暗，天空红光凄艳有如鲜血。山间水雾弥漫，在红光映照下，似乎也湿淋淋浮动着血腥。

荒凉贫瘠的彼界，只有最坚韧的生命才能生存。大地干涸出裂口，巨大的圆石，被风雨洗得苍白，裸露在沙石中。就在这里，却生长着彼界惟一的植物：往生花。

往生花在彼界是最不被神眷顾的生命，指甲大的七瓣小花，四季开放，生命却短极，从开放到凋谢，不足一秒。

为了生存，往生花紧抱住岩石，把油丝般的细根，顽强钻进地底数十米处。那发丝般的梗，竭力把花朵举得高高的。花不停凋谢，花瓣飘零满地。可它们在凋谢后，竟毫不停歇地迅即绽放。如此远看上去，似乎花开永远不败。

往生花就这样将瞬间生命，傲然怒放成了永恒。

此刻，召唤兽从善无峰嶙峋怪石间走出，从静谧得窒息的夜中走出，踩着往生花，悄无声息地挤满五座山峰之间的峡谷。

兀地，第一缕血光利剑般劈开云层，直射到一头召唤兽身上。召唤兽全身银白的皮毛，迅即被淋漓血光笼罩，犹如魔鬼披上了节日盛装。

千万头召唤兽同时侧过头，睁着没有瞳仁的眼睛，遥望血光照耀的方向，遽然，它们朝着那方向，以相同的步伐，开始奔跑。

往生花瓣被激荡的气流卷上高空，犹如纷扬的大雪，扑向地面。召唤兽挟裹着花瓣，巨蹄翻飞，长毛飘洒，光华乱舞，恍若流星。无数劲蹄狂野地敲打地面，擂响巨大的战鼓。

只遵照自己的步伐，召唤兽在大地上奔跑。不败地继续短暂的生命，往生花在大地上盛开。

轰隆隆，大地发出沉闷的狂响，带着惶恐的震荡，一波波漾开。

新的一年，随之到来。

这天是“惊蛰”，彼界的历法书上曾经如此记载。

在远古传说中，这是奇妙的一天。到了此时，春雷乍动，惊醒蛰伏于土壤中冬眠的动物，它们纷纷爬出地底，开始新生。

此时，也有一群少年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向着渺茫的胜利奔去。

——他们就是这彼界的主。这彼界的一切，均臣服于他们，供他们驱使。

但这被尊为彼界之主的生命，渴望白发苍苍却成了梦想，生命的盛宴，会在最丰美的青春中结束：他们只能活 12 天。

主惟一的希望，便是在第 12 天决战中胜出。胜利的主，便可步入神殿，获得新生。

所以，主的世界里没有节日。任何节日都只是性灵与魔叹们口头的远古传说。从出生，主便投入修炼与厮杀中。按照主的计算方式，今天是第4天。

经过前3天的学习，所有的主，将在今天告别各自的圣灵，离开宫殿，远赴魔生林，奔赴此生行程的开始。

虽是短暂的生命，渺茫的机会，却也各自决绝地抗争。

迦南离，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“嬷嬷，今天要做什么？”迦南离看到天空中第一缕血光，未等召唤兽的蹄声响起，就向他的圣灵半叶嬷嬷迫不及待地追问道。

对12天寿命的主而言，出生后半日，为婴儿期。到了这第4天，便已是少年。

说话的迦南离全身近乎赤裸，仅在腰肩随便围着一条宽带。他身高近两米，宽肩窄腰，挺拔魁梧，远看已完全成年。只有到了近处，才能发现那棱角硬朗的脸上，眉眼中毕竟还略带稚气。那略黑的皮肤上，无数业已愈合的大小疤痕，是残酷修炼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迹。此时的他浓眉略蹙，方唇紧抿，毫无畏惧的目光里，显出远远超越年龄的坚毅刚强。

这彼界的3天之中，作为圣灵，半叶嬷嬷看着迦南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，心中却不断浮现故主的面孔，总是又惊，又喜，又悲……

“主，你的生命里，只有3天是跟我学习基本的法术。其实，在第3天，我就没什么可辅助你了。今天开始，你要到魔生林去。那里是魔叹汇聚之林，也是性灵聚集之所。你要杀更多魔叹，来修炼法术。但你要记住，如果你还能回来，不要忘记在林



中寻找到合适的性灵，迎接回来，这样在最后的决斗时，你才不会孤身而战，”半叶嬷嬷说着，几乎不被察觉地轻叹了口气，又加了一句，“实现故主的心愿，就全在你身上了。”

“好！”迦南离点头，简短答道，转身便向密室走去。

他那抚摩过多次的铠甲，凝固着征服和热血，已经在密室中迫不及待了。

从故主元气保存完好的躯体内浴血而生，迦南离简直天生就是为法术、为胜利而存在的生命。

彼界存在的金木水火土五系法术中，除了被视为禁忌的火系法术失传之外，生于地底的魔叹类天生通晓木系法术，凝泪而成的性灵类则天生拥有水系法术。一般的主，都会选择修炼金系法术，这样可以利用各种神器，在攻击时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但法力最强大的，无疑是土系法术。

当然，法力强大的土系法术，修炼起来也最为艰难。

修炼哪种法术，只能由主在第二天的上午决定。那时主还年幼，很少会不喜欢那些神器利剑，因此也不免会选择金系法术。

更何况，法术的提升需要杀掉魔叹。如果修炼土系法术，在最初的交战中，通过咒语召唤出隐没在地底的神秘力量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不能够使用任何兵器、神器的土系法术修炼者，哪怕是与自己宫殿里蓄养的魔叹交手，也不免落得遍体鳞伤。

因此，尽管土系法术的修炼办法在每位主的宫殿密室中都保存着，却很少有修炼的。

迦南离选择的，便是土系法术。

最开始的一日里，迦南离与魔叹对阵，败了战，战了败，浑

身鲜血淋漓，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肌肤。遭受各类魔叹的攻击，伤口忽而奇痛难忍，忽而奇痒钻心，种种滋味，实在生不如死。连半叶嬷嬷在一旁只能暗自落泪，每一处伤，都有如落在她自己的身上。

但迦南离顽强地承受了这一切。当稚嫩的声音终于召唤到地底的法力，身体第一次感应到来自地心深处的神秘力量，杀了第一名魔叹后，迦南离终于悟到了修炼之道，法力陡然精进。

不足一日，宫殿中的近百名魔叹都被迦南离杀了个干净。而他的土系法术也小有所成。

当魔叹杀光后，为了不让迦南离浪费时间，半叶嬷嬷甚至教了一些性灵使用的水系法术给迦南离。

水系法术是用来呵护守卫的法术。修炼水系法术不需杀戮，却需要静心。这时，自认勇猛顽强的迦南离，发现了自己唯一的弱点：自己不怕任何战斗。可他害怕静下来，害怕停止战斗。

当身体安静下来，面对着仿佛无穷无尽的静寥，迦南离的心里就会空虚，甚至惶恐不安，仿佛失去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他想过。但越想越觉得心中空荡荡的，似乎在沉下无底的深渊，最后只能默运法术乱劈乱打，来扰乱平静，填补心中的空白。

半叶嬷嬷说过，故主在决战中主动放弃生存机会，就是为了让自已能够获得更为优越的先天基础，能够征服其他的主，赢得新生。迦南离从出生就懂得了这点。他把生活惟一的目标，定为获得最后的胜利——这也是所有的主共同的梦想。

半叶嬷嬷怔怔地跟随在迦南离身后，看着他忙碌，一时间恍惚起来。若故主能够看到现在的迦南离，也会为之骄傲吧，半

叶嬷嬷想。

可半叶嬷嬷知道，哪怕是修炼了土系法术，要想征服其他的主，又谈何容易！每一位主，都想突破 12 天的限制，永远地活下去。如何才能活下去，这已经不仅是弱肉强食，更包括了种种防不胜防的阴谋诡计，以及为了共同利益而集结厮杀的主体。

迦南离穿上铠甲，戴上头盔。这是迦南离这一族代代相传的玄蓝甲。经历了岁月的打磨，暗夜蓝的铠甲上，光影流动，冷气森然。

“对了，性灵到底是什么？”迦南离突然想起来问道。这些天，除了修炼，对其他任何事，他都漠不关心。

听到迦南离的问题，半叶嬷嬷微微笑了：“主，我就是性灵。当初接我回宫的主故世后，由我来抚养你，才被称为圣灵。”

迦南离皱了皱眉：“既然有了嬷嬷，我为什么还要接回别的什么性灵？”

“这……”半叶嬷嬷一时为之语结，“圣灵是不能陪着主参加决斗的。只有性灵才能去。而且，如果……”

半叶嬷嬷话到口边，还是停住了。她想说，如果主在决斗中死去，将由性灵负责接生并抚养新主。但这个事实，还是不要让迦南离现在知道吧。说到底他还是个孩子呀。

“主，请你相信嬷嬷的话。”半叶嬷嬷不再解释，只是垂首请求道。

迦南离愣了愣，改口问道：“我怎么才能知道谁是我要接回来的性灵？”

“那是缘分。到时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半叶嬷嬷进了密室，取出法衣，亲手为迦南离系上。他的法

衣是浅的冰蓝色。一片冰蓝中，在左胸口的位置，却有个月牙形状的白色缺口——这竟是一件破的法衣。

“看着法衣的颜色，你便能知晓你的法术到了哪种级别。一旦你的法衣也变成了铠甲一般的暗夜蓝，你的法术也就圆满了。那时，你才能召唤并驾驭最强健的召唤兽，才有可能制服所有的主。”

迦南离牵开法衣，低头看着胸口那个月牙，心头突然腾起一种莫名的感觉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半叶嬷嬷的心一阵紧缩，顿了顿，才勉强笑道：“这……这只是个偶然。没有其他含义。你放心，不会对你的法术有任何妨碍。”

迦南离并没留心到半叶嬷嬷的异常反应，他只是仔细看着胸口的缺口，试图去捕捉那种莫名的感觉。

可那种感觉只是一闪即逝。再继续看下去，却只是一个月牙形缺口而已，再无异样。

可能自己的法术还是不够强大，迦南离想。他放弃了努力，沉默着，临行前最后一次环顾宫殿。

并没有什么可看的。这里的宫殿，并非传说中那种富丽堂皇流光溢彩的宫殿。

主的宫殿建造在四座山峰之上。往往是巨岩下开个小洞穴，便是宫殿的人口。远远看去，密密麻麻，累累叠叠，状如蜂巢。但宫殿内，却很宽广空阔。倚仗圣灵的灵力照亮，宫殿中并不黑暗。如果主需要，圣灵甚至可以幻变出各种传说中的珍奇玩物，充斥于宫殿中。由圣灵蓄养的魔叹们紧贴着石壁汲取生命的能量，那五颜六色的身体，犹如粗犷的壁画，悬在墙上。

但一心修炼的迦南离的宫殿中，空空荡荡，从开始就没有



任何幻变的玩物。如今魔叹也被杀得干净，宫殿的墙壁与地面一样，都是岩石赤裸的灰白。偌大的宫殿里，只剩迦南离与半叶嬷嬷为伴。

作为主人，迦南离似乎拥有着一切。可停止了练功，迦南离却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所有。出生以来，他几乎没有正眼看过这一切。如今要离开了，这个宫殿，竟给他一种全然陌生的感觉。



看着垂首恭敬地站在一旁的半叶嬷嬷，迦南离突然一阵难过。自己一走，宫殿中就只剩她了！

“我走了。”迦南离长呼一口气，故意粗着嗓门说道。

“等等！我还要为你施加法术。”半叶嬷嬷说，“这样你可以不用担心在魔生林里有生命危险。不过你还是要小心。如果被魔叹攻击，即便生命无碍，法术还是会受损的。”

“不用！”迦南离坚决摇头，“我会凭我自己的能力去对付的！”

半叶嬷嬷一愣：“那……你不再带点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不用！”

“带上一点什么吧。”半叶嬷嬷的笑容有些苦涩，“这里你看到的每一种东西，都有它独特的好处。或许，它能在某些时刻，让你拥有更多的力量。而不仅是累赘。”

“那……”迦南离转头四顾，随手拿起了一把极短小的冰剑，插在靴子里，“我就带上这个。”

看着这个动作，半叶嬷嬷神思片刻间恍惚了：“主，你和故主一样……”

“不！”迦南离心头无名火起，恼怒地打断了半叶嬷嬷的话，“我和他不一样！他是失败者！而我，我一定能胜利！”

半叶嬷嬷愣愣看着迦南离，随即，她恭谨地弯下了腰，低声说：“是！主。”

迦南离顿了顿，看到半叶嬷嬷的表情，他有点愧疚，一声不吭地大步走出宫殿。

没有谁会埋怨迦南离，如果不能获得胜利，他真的像故主一样，就得在第12日死去！

看着迦南离酷似故主的背影，半叶嬷嬷心中却还是不由得暗想：他和故主是多么相像呵！一样的孤傲，也一样的倔强！在那最后一天，故主不也是留下这样的背影，一去不返的么！

迦南离走到了宫殿门口。半叶嬷嬷也跟随到了宫殿门口。

无数级台阶令人目眩地蜿蜒而下，直通峡谷深处。东西南北四座山峰拔地而起，环绕着云雾缭绕的善无峰，就像向着苍天伸出的一只绝望求救的手。而峡谷中奔跑的召唤兽，早隐没进善无峰中。

此刻，每座宫殿里，都在上演着类似的一幕吧，迦南离想。每位宫殿的主人，都燃烧着同样的热血，充满希望地开始征程。谁都以为自己将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可是，胜利者只有一位！只有一位，能够进入万神之庙，获得新的生命——这个胜利者，当然是我！

迦南离热血澎湃，久久伫立。山风呼啸着，亲吻他年轻炽热的脸。眺望了许久，迦南离迈下一级台阶，突然回头：“嬷嬷，我……”

半叶嬷嬷有点奇怪。她还从没见过吞吞吐吐的迦南离。

迦南离看着半叶嬷嬷，半晌，慢慢转过身子，说：“那，我走了。”